

走进湖南博物院

(外二首)

过德文

这些碎片化的旧器物
看见我们时，已等了几千年
在玻璃展柜的微光中
我们逆流回望
像反刍的牛群，
站在时光深处
悉心咀嚼那些来自过去的
也通往未来的细节

城头山的稻种撒满了三湘四水
秦简残片上记录了
殷商人南下的足迹
大禾人面鼎
流淌着叩拜祭祀的余温
大厅内，灯光暗淡
像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隐隐约约中又仿佛看见了自己

从博物馆出来，这世间
仿若已过去了上万年
我不知道拿什么来为它们称重
这些拼凑起来的岁月
修复过的时空
总在喋喋不休地告诉我
它们的价值，它们的意义

大禾人面青铜四方鼎
我知道它从哪里来
在宁乡黄材的一个小山村
不知沉睡了多长岁月
被一个无心的村民解封了黑暗
纯属偶然。又送至废品站
再到金属回收点
几经周折，已折腾成了时光里的碎片
直至送到冶炼厂的炉膛前
终于有人把它救下，一点一点拼凑出
殷商时代的出土文物
四面有人脸，总是眼观四方
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有人脸的青铜鼎
后人把它命名为大禾人面青铜四方鼎

我知道它的用处
是殷商人借助它
和神明交流沟通的圣物
殷商人相信天地之间有神明
那时候有神明
东南西北都有神明
因此，鼎的四面都能看到
星辰历象、礼、义、爱、仁、忠
天地神祠所司所掌一一匹配
殷商人敬畏生，敬畏死，敬畏神明
跪拜方鼎，他们祭祀或者占卜
四方皆为尊，万物通灵

这个方鼎早已谙熟了寒冷和辽阔
懂得寂静，习惯沉默
在博物馆的橱窗里
人们常惊叹于它的工艺
透过橱窗，我仿佛看到了
殷商人向它三叩九拜的场景
今天，人类的足迹已达火星
荒凉的火星上没人居住
我还是相信天外有天
举头三尺有神明
那些藏在鼎纹褶皱里的余温
还在尽职尽责
像照拂殷商一样照拂今时今日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合适的“距离”与“温暖”

——观话剧《温暖的味道》

刘月娥

在北纬37度的黄河岸畔，

塬底下村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赤道恰到好处的距离，造就了显著的昼夜温差与充沛光照，成为孕育优质苹果的温床。这“合适的距离”，不仅是苹果生长的黄金法则，更悄然隐喻了当下正在梅溪湖上演的话剧《温暖的味道》的核心命题：人与人、观念与观念之间，如何找到恰如其分的“温带”。

作为一部聚焦“三农”的现实主义力作，《温暖的味道》将镜头对准了乡村振兴这场深刻的变革。其核心冲突，是守护土地的老辈农民与现代知识青年之间观念的激烈碰撞，生动勾勒出一幅乡村变革的浮世绘。农业学博士孙光明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怀揣新技术与新品种，回到阔别二十载的故乡，面对的却是乡亲们对近几绝产的三十年老苹果树的固执坚守。与此同时，研究生毕业的女大学生渴望返乡建设，却遭遇父母以“不愿孩子重蹈覆辙”“步已后尘”为由的强力阻挠——他们以爱之名，将自身未能实现的都市愿景强加于子女，甚至为她铺好省城婚嫁之路。她那句“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预设好的有什么意思”掷地有声，道出了新一代的自主意识。

该剧勾勒出当代乡村的缩影，外村嫁入的女书记郝凤仙，曾独自扛起征收农业税的重担，忍受着村民的唾骂乃至拳脚。为了集体富裕，她四处奔走，未能顾得上工地上的意外离世的丈夫。泼辣、果敢，骨子里一股“叛逆”的坚韧，支撑着她与命运搏斗，但同时也过于信奉人情世故。李玉山，这个村中既保守顽固又深谙人情世故的老农，身上鲜明地烙印着新旧思想的撕扯。面对亲外甥孙光明，他既有长辈语重心长的劝导，也暗自忧心其过于“客观理性”的行事，将被村民孤立架空。村民朴实又狡黠，手上拨弄着“人情账”，心底却盘算着“谁的本事强”。当调研组即将到来，他们想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弄虚作假、粉饰太平。郝凤仙那句“考察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制造问题的人”，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政策理解的巨大误区。可见，要打破乡村振兴面临的层层壁垒，需在人情世故与法

治尺度之间
精准拿捏分寸，这
“观众”

这是一条注定要踏上的路。
这条路，从小就通过父亲的讲述，在我心中深深埋下伏笔。它是八十年前我爷爷走过的路，一条满是屈辱、艰辛而不堪回首的路。

这条路叫作宜乐古道，远在岭南。十年前，父亲把一份手写的《我的一生》给了我，从中我读到这样的文字：“民国三十三年日本(人)到了我地，来时我和父就睡在床上未起来，他们抽出大刀要杀我们父子，我俩跪地求饶才免此灾。9月间他们日本人南下广东，日夜到处抓挑夫，当时把我父抓去当挑夫，最远到了乐昌坪石……直到第二年5月间，我父才逃回家，见到父后，两人抱头痛哭。”

父亲的讲述如泣如诉，这是来自乡野民间却又痛彻心扉的国恨家仇，无声的文字传递着无尽的伤痛，穿越时空总在刺痛我的内心。

随着人至中年，这伏笔日益化为一种执念——无惧山高水长，只求早日抵达！去年7月初，我终于踏上了这条路。

很多时候，我们对远方的抵达是一种向往，也需要机缘。

这机缘首先是在韶关的一场公干，当日忙完正事。机缘还在于我有学生明锐在乐昌，而他的朋友开明兄平日里热衷于当地文史遗迹的踏勘与考据，他早就允诺，要为我的寻访当向导。

午餐之后，我们驱车来到坪石老街，以及附近的古渡口。从老街沿着一条有些逼仄的通道下行来到武江(北江支流)边，时间已是下午2时半左右。

现场诸君都保持沉默，我走上一条曲折延伸到江面的麻石栈桥，脚底下是缓缓流向西北方向浅蓝而清澈的河水，我想象着当年这渡口的繁荣，人来人往的喧嚣，更主要是此地被日军占领后的仓惶与凄惨……那一刻，我的心情可谓“悲欣交集”，悲者为不堪回首的历史，喜者是数位好友陪我来觅踪，开明兄颇为肯定地说，你爷爷他们当年肯定到过这古街，这河边。

随后，明锐和开明兄驱车携我前往20多公里外的宜乐(即宜章至乐昌)古道寻访。下午4时左右，我们的小车离开328县道，驶入应山古村。下车后往北步行不多时，看到一座横跨于田头水之上的石桥，桥头左侧有“应山石桥”碑，上书“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等；石碑背面为该桥简介，“应山石桥是乐昌市最大的一座石

砌古桥，自古以来商贾往来频繁，为湖广古道上的主要石桥……”南侧桥头右手边，矗立着一棵参天大树，绿荫如盖，像忠实的伙伴，守护并陪伴着石桥。

时隔一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站立石桥上，眼光遥望北方与莽莽南岭时复杂而沉重的心境：我似乎看见我爷爷在日军的呵斥声中，肩挑重物、蹒跚前行；我想象着爷爷对家中孤儿的挂牵，他的归心似箭与无尽痛楚；我尤其想知道，语言不通、身无分文，逃离日军牢笼后的我爷爷，是如何熬过返回故土的日日夜夜？而当年日军征伐肆虐所激荡起的烟尘、屈辱甚至生灵涂炭所传递的讯息，一旦跨越时空被后来者接收到，该是一种多么令人震颤的伤痛与警醒！

余华说，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但是，这条道路上行走过的人，他们沉重的步伐、滴洒的汗水，总会在太空中激起回响，并被一座桥、一棵树及一条河所见证，以及无数的后人所铭记。

由坪石老街、古渡口、古石桥及湖广古道等串联起的这条想象中的路，其实父亲和我都没有走过，可我愿意相信，开明兄所言就是事实本身，是当年我爷爷他们忍辱负重、生死不明的经行之路。

这条路，其实已经凋零甚至正渐渐湮没于历史与当下。但是，从湘南蜿蜒而至的这条路，是我爷爷长达八九个月噩梦的终点，更是改变我们家族历史的“决定性瞬间”，所以，即使已经过去八十年，它依然顽固地深植我脑海。

父亲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他在世时，我从未向他提及要寻路岭南。但是，我愿把自己此次抵达当作对父亲一个郑重的交代，也当作给当初不幸被掳去当挑夫后苦苦挣扎的我爷爷一种迟来的宽慰。

有时候想，人真是奇怪的物种，有些路从未走过，却始终惦记，尤其想亲临体验。就像我爷爷走过的这条通往岭南的路，还有更多看似与自无关的路——譬如，苏轼之“黄州惠州儋州”的曲折贬谪之路，从赣南于都开始的长征之路，还有当年西南联大长沙开始的西迁之路……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有些路难免会重复，有些路也许会错失，而有些路终归要踏上——我有些无奈，也有些庆幸，就在知天命之年，终于踏上了爷爷走过的这条路。

寻路岭南

沐刃



武陵人的桨声，早已淹没在千年溪水中。那落英缤纷的幽径、豁然洞开的微光，仿佛只是陶令公砚台里一滴未干的墨。当炊烟在远山青黛间袅袅升起时，有心者总能看见，那洞天并未真正闭合，它正以另一种形式，栖身于人间待客的暖意里。

你不必真循着渔人的旧踪，也无须苦苦寻觅那“仿佛若有光”的山口，只待一扇柴扉轻启，眼前出现铅华洗尽的容颜，千万树桃花随风摇曳，诗意图直铺天边。

这便是桃花源的门户了。主人不言“久仰”，不问来处，仿佛你并非初临的客子，而是少小离家、老大归来的邻人。此间无寒暄虚礼，只有一句：“来了，正好！新酿的酒刚开坛。”

烟火深处桃花源

许立君

待客的席设在老桑树下，粗陶碗盛着琥珀色的春醪，那是用山泉、落英与漫长寂寥酿成的岁月滋味。案上并无珍馐罗列，不过鸡鸭鱼肉、鲜果时蔬，皆是土地与流水最本真的馈赠。主人布菜，如同梳理自家园中的豆苗，自然得不带一丝刻意。“设酒杀鸡作食”的古风，此刻正褪去文本的墨色，化作灶膛里“噼啪”燃烧的松枝，成为陶釜中“咕噜”升腾的暖雾。席间话语不多，主人只偶尔说起哪株桃树今春开得格外好，哪片竹林昨夜新发了笋……言语如溪水淌过卵石，清浅却自带深意。你饮一口酒，齿颊间竟似消融了千年前那片不肯凋零的桃花。

孩童是不怕生的，他们从屋角竹影里钻出来，随手递上新摘的莲蓬，乌溜溜的眼珠映着你的身影。黄发老者倚杖笑看，皱纹里漾出洞穿世事的慈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隔世之感在这并非疏离，反倒成为一种自在的默契——不问浮名，不究来路，只认当下这一碗温热酒浆里的相逢。

酒至微醺，暮色便浸透了林梢。主人并不虚留，亦不探问你将行何方，只默默点亮一盏竹篾灯笼递来。暖黄的光晕推开渐浓的夜色，恰似当年渔人离去时，洞口那缕不舍湮灭的光。不再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叮咛，灯笼柄上栖留的掌温似在启示：有些熨帖心灵的暖，如同桃花源本身，需以心为径，方得再访。

你提灯而行，身后柴扉轻掩，却无闭锁之声，只有混着酒香、炊烟与草木清气的风，悄然萦绕襟袖，如影随形。此时方悟：人生海海，山山而川，意义原不在寻那孤绝缥缈的遗世洞天。桃花源里，烟火深处，男女老幼豁然开朗后的倾心相待，以及这一扇不设心防的门，那一盏不问归期的灯，便是凡俗人间最珍贵的温暖与接纳。纵使前路再无标记的落英，也总有一隅桑竹墟，肯以秦时明月，濯你一身仆仆风尘。

吴志立画山水

韵味长沙文明旅游

文明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